

三月三日江西路安撫使張祐之入山遊說有洞名曰谷岳張祐之領從人入洞方行二十餘步覺身心迷惑遂出洞門據左右報有軍虞候何詮入洞不見蹤由約二時以來何詮從洞中出其遂因依詮入洞行二十餘步聞洞中有人勘算文字遂隨語聲處尋路行半里見一宮殿虛聳上有三位燕會下有判官符吏數百人將簿書點算人間善惡之事詮子細觀望見有龜蛇在前戲躍知是北方真武見主席是王者冠服對坐是女真乃鳳冠霞履真武位在其側詮潛入從官隊仗求問所因符吏曰洞是谷岳天名瑤玉今日是真武降生之辰每年至此日蒙北極給假於丑時辭北方至寅時屆東方面禮本師太上老君就羅浮天宮請侍父母於卯時從申酉方下界遊奕察其善惡與父母修人天道之果此日若察錄得造惡之人罪重如須彌山者皆獲真武洎承父母布施慈悲之賜成蒙解釋世人有知今日之因若清淨戒心齋獻詞章懇求恩福最為大矣詮欲子細

視之不覺如夢寐驚覺立身在谷岳洞門石臺下張祐之備錄聞奏從此方知三月三日是真武降生之辰為民消災降福奉聖旨下南康軍委官往廬山天慶觀建立真武并父母降真寶殿及給公據揀放何詮

玄天上帝啟聖錄卷之一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道教學術資訊網

玄天上帝啟聖錄卷之二

流三

歸天降日

唐則天朝有門下侍郎裴濤劄子奏聞臣濤昨蒙差充西郊縣令忽夜夢見

太上老君下降入於卧所告云唐朝將有邪禍妖臣闖亂國政不能剪除是謂大患有北方神將名曰真武合注下界修第四次天行因果合當在濤家寄胎降世其妻乃生男仲方近國家收戮西蕃趙弘二千邪寇生擒回國并驗本朝奸佞賀全龍五百妖童與民間斬滅邪禍救護不少今為臣男仲方曾受神應將軍於是傳播天下漏泄天機一日臣與妻語論次其男於座前放開兩手有朱砂肉跡篆字臣將辯認其左手心真字右手心武字繼捨雙拳更不放開乃取香湯沐浴更換淨衣告辭父母而去如要相見祇於每月一次下降時普為天下修善之人消解罪惡臣告仲方今既捨父歸天未審後來每月下降在於甚日今從何往仲方曰復歸北關若要知吾下降日分正月七日二月八日三月九

日四月四日五月五日六月七日七月七日
 八月十三日九月九日十月二十一日十一
 月七日十二月二十七日是我下降日也去
 從地去來從天來言訖握手於膝坐於卧牀
 而去臣合聞奏伏候進止奉聖旨特賜道教
 威儀法事差使押香前去裝濟家祝獻真使
 方到不見仲方肉身但見空中祥雲垂下仙
 仗昇一銅棺盛貯音樂嘹亮散花滿空引聲
 向武當山路冉冉而去自唐則天時投得逐
 月下降日分方始奉行供養贈為武當山傳
 道真武靈應真君

供聖重時

閬州進士陳喻言少年三解不第偶會益州
 青城山鐵柱觀道士焦之微言陳君空懷文
 學皆是業緣不曾於陰曹注受豈不聞今世
 例多崇信真武若依此奉修必獲福貴喻言
 曰今若發心供養莫已遲否焦之微云若虔
 志精恪不論年深日近從此每遇月與日重
 時但如法供養喻言急以淨帛畫
 真武聖真一軸於本家供養戒心受持時遇

五月五日天壽節辰喻言思惟焦之微曾言
 遇月與日重時供養者此心無遲夜至戌時
 置香燭案於門首露天朝北禮一百拜燒獻
 紙幣次朝喻言與妻劉氏言夜來我得一夢
 甚異夢見身著紫袍腰繫金帶手握天下人
 姓名簿籍恐今次科場必不失矣喻言因而
 促裝西上一涉十年不知消息妻劉氏經州
 陳狀沿牒到京尋討尚未行遣忽有走吏齋
 到皮筒一角上稱家書附達閬州盤神巷供
 養真武陳判官宅走吏纔出衙門便不見試
 差人將皮筒往盤神巷尋陳判官宅分付其
 盤神巷祇有陳喻言秀才自入京應舉十年
 不歸焉得有陳判官名目是時知閬州錢延
 年詳劉氏狀稱夫主陳喻言秀才上京取解
 不歸遂喚到劉氏取問因由召集眾官并喚
 劉氏親屬男女等焚香將皮筒開拆披讀委
 是陳喻言墨跡述自離家入京羞辱不第如
 神鬼迷惑誤入西京栢梁山天壽洞遇青衣
 童子二人齋到
 玉皇金籙引喻言去見

北極帝君差充真武佑勝院副注生善惡壽
 命長短判官賜紫衣金帶交劄天下世人姓
 名案卷蒙真武授記云汝尚有凡胎功行未
 滿又差為北元七君下權掌校量諸天宮分
 神仙差遣一次却歸佑勝院喻言因此志歸
 無音信回鄉因隨茲主遊奕下降見閬州有
 怨氣衝天蒙真武詳驗却是喻言妻兒銜怨
 為不知存亡之故喻言乃哀訴蒙真武垂慈
 許令親錄心意家書一角差直日遊神化凡
 齋赴閬州通官投放責令妻守志仍舊業產
 存濟男女切須崇敬本家真武香火不可欺
 心昧聖吾雖有報國之志緣累舉不第今係
 天曹主執常懷保護國朝安民利物亦當陰
 有所助恐汝等思念故遣此親墨為報本州
 奏朝廷續有回降下閬州看詳陳喻言雖人
 間顯祿無分却於天界官職有緣而懷報國
 安民之志切知已受真武部屬又緣真武朕
 素所崇敬天下受恩宜賜法醮一會七晝夜
 就玉津園備設報謝真武仍下閬州支錢三
 百貫給付陳判官妻兒充作功德報恩使用

并就近使宮觀置佑勝判官陳府君祠堂

參定避忌

中書門下三司禮部同奉聖旨通行根討

真武前後於國於民或因供養或自然得遇

靈驗事實共成奏章總為一百四件事各有

門例切緣今來內庭朔換殿閣立于五方五

門名額相異今參定真武家政殿中正大門

以玄都大滌為額左掖上門係東道以福清

玄真為額下門係南道以翼勝龍遊為額右

掖上門係西道以玉慈金壽為額下門係北

道以長生廣化為額中門分管啓聖護國求

謝感應奏章三十一件東門分管啓聖行軍

祈感助戰奏章一十三件西門分管啓聖祈

請晴雨顯化奏章一十六件南門分管啓聖

行慈救民疾病應驗奏章二十七件北門分

管啓聖救報水火災疫應時奏章一十七件

及有龜蛇顯現事跡並附五門科目於後門

記蓋以真武殿閣未圓未敢徑行撰呈聽候

圓備上祀日一就取進止勳賜并今後每遇

逐月下降節朔以常式供養避忌等凡有乞

字賦字合於本殿數目文籍不可稱用夏果
除李子冬避石榴香信不得夾燒麝香非品
官之家願乘例供養者聽尋具劄子奏聞奉
聖旨依準

進到儀式

伏惟上界

真武真君於今治世助國安民欲報恩德已

於內庭建立寶應閣及括攝到前後感應事

跡共計一百四件合隨勳贈入閣次第關送

史館編修刪定傳錄依逐處申奏科目照應

合要閣下逐月下降節朔供養儀式今據住

持泰山玉清昭應宮青城洞上清法師張子

高進到式文

真武真君每年定於六庚申六甲子三元五

臘及逐月一日下降常行欲求保叙事意供

養者並於是日天弗明時取井花水一盃用

楊柳枝一枝浸之明燈或淨蠟燭一葉棗湯

淨茶各一盞奠沉乳檀任便一炷不得用印

濕和等香慮有麝觸時果素食供養內果子

夏不用李子乃是真君去冠除履之忌物冬

避石榴因未成道時斬天下作禍鬼王為魔
法失向羅浮山不見父母之物茅香一穗供
養至人定時戌亥間再焚香一炷全金錢一
陌謂之五百貫黑雲馬一匹不用彩畫為恐
犯牛膠隨意願疏一通外用圓封庶人不得

稱臣內用羅練散花仍備金錢一葉謂之五

貫符馬一匹先次露天燒獻今日直符神吏

憑傳上件數目并錢馬等謹詣天門直趨

真武遊奕聖前通放燒化紙錢不得用油紙

爐點火如此則不屬天曹地府陰陽百司收

領化為蠟錢係東嶽有司名枉積收繫壘成

蠟錢山見有司錄記照證宜依此式施行中

書點對進呈宜入寶應閣准此仍賜在朝崇

信真武宗室文武臣僚等受持依承供養

洞天雲蓋

龍圖閣直學士呂大防因奉使西蕃經林中

川忽遭風雷驟雨狂瀾怒濤滿川暗黑大防

恐此處有兩國祀典神壇靈跡屬戶乃稱正

北方有山曰青羅洞天係大宋地分其山常

有光明時復亦有風霧雨雹兩界民戶去此

伐薪隔山聞得神人語言登陟四望鬚鬢瑞雲蓋罩隱約見一人披髮金甲早祀身長三十餘丈坐於大盤石前有龜蛇後立早旗前列旌幢華蓋知是

真武下降今日奉使過此又是上元日想衝

遇真武下降致被雲雨遮隔大防尋候風雨

停息備香前往青羅山遙對

真武到處焚香禱祈願入國無虞早承回路仍求坏琰獲吉前去既見蕃王李成都為安

和樊江上產二千疆封當初蕃中將胡素寨

界至割換不寧已曾通和後知西蕃遣使復

要取奪緣樊江上產二千地界本朝已曾將

聚居鄉民為植利之處慮蕃中先有奉使過

界以此係呂大防奉使入國其蕃王李成都

與宋通和已依來旨更不相違次因張延祖

與諸蕃官送呂大防約行十五里五色散花

滿空飄墜曾用物向上盛之俱成甘露及取

嘗之如酥酪而香良久化紅光漸散呂大防

再至青羅山禮謝

真武其處山花彫殘枝條上非時盡開過於

林野曾令採摘入手還謝人防回朝而奏前項往回於青羅山過

真武陰相特旨下左右街道錄選道士遣使

同至青羅山致謝投放金龍玉簡乃立為

真武降真靈跡之處

官殿金柅

至和二年五月五日建御願專誠法興道場

禁斷屠宰寬宥刑獄四十九日聖駕越內寢

戒避服飾日夕醮會至八月初三日殿滿

空頓起風霧群僚侍駕親視現一渾金甲柅

遍滿大殿漸收雲彩又露一足望西北角而

去至初八日解散道場自

真武現足降靈聖意欲崇欲將家堂宮真殿

立身真武剛移出內別初報恩殿禮部點

對神威高廣兼係先皇特賜家堂之位天下

官觀難為當受體知亳州有太清靈都觀是

太上老君降誕之處老君則真武承道之師

除此地他處不便三司具奏奉聖旨選日臣

僚陪御香送真殿立身

真武出內及委官護送太清靈都觀權受供

養仍下本州相度別造殿宇後亳州申奏靈

都觀於十月一日殿前檜栢棗槁枝條皆結

葉穗並如春苗見今採摘封合進上奉聖旨

送入景靈宮三殿供養旬日間聖體似覺連

攝是夜夢見黃衣武士云是靈都觀符吏蒙

真武差來報帝曆數之兆因何殊無延展之

心已曾有檇木發穗之報次日臣僚龐籍等

共奏此事正當聖躬建和宜加攝理才延天

祿亦在禳祈之誠行下諸路州軍發遣道師

赴京有東嶽吳正言持法珠無真驗再宣南

嶽王伯初奏錄

北極紫微大帝保扶聖位尋同三司禮部進

呈奉聖旨依仁宗朝皇祐年中五月五日奉

駕赴景靈宮行禮忽駕起回大內今臣僚配

享禮畢朝賀蒙皇帝諭回駕之因既臨景靈

宮朕舉目忽見北方天門開現紅光數道內

有金甲裙瑠拖一足滿空悠悠向前而過知

是

北方真武又有一青衣童子引手指朕駕回

方歸禁掖聞化成宮降慶即荆國長公主是

也今於內庭別立真武祠堂為保扶香火之所後三日夜中庭又見元指回駕童子再來告言伏因皇帝駕出景靈宮化成宮已生公主其公主生時主於父宮臨背子息之位上天令避其時乃是真武特加保護不受一切驚危今蒙真君令報陛下其女降世祇一紀合歸天宮後果十三歲而卒當時仁廟為獲此預事施內藏財寶立現足碑題新建景靈宮迎真閣一座彩塑真武全身充國家嘉典贈為真武下降垂福濟善通明恩澤以每年發放看香燈童行一名

馬前戲躍

至和中臣僚富弼等上言伏為先祖太宗皇帝時建北極四聖觀於京城忽一夜於寢室觀一聖使頂冠佩服端簡乃曰

北極紫微大帝殿前第四被將承建立官觀欽崇吾等香火故來告謝帝曰四聖例受朕之請信何獨君來謝真武云天蓬天猷黑殺俱在雲空謝君其三神將常騎龍虎見兵群雜恐驚聖駕唯吾獨現朝辭而去帝睡起遂

一記錄次日駕赴四聖觀自後就內庭建造真武家神堂一所額為玄真殿經今五十餘年蓋天帥真武即凡降世佐助狄青行軍剪除西蕃李繼遷趙元昊兵寇二百萬南蠻僂智高山虜十萬况狄青有神賜面衣遂若

真武之貌前後勝敵盡屬真武附助因詢歷開奏遂賜狄青以下免罪許令赴嘉德廣鎮殿真武現一行共二十八人各帶銅黃面具被髮紅絲裹額身掛介冑著昏黑背子跣足手執銜刀跨馬擺列公卿而下少辨真偽惟宰相韓琦并御覽於馬上一人光輝悠悠馬前有青龜赤蛇戲躍在地移刺不見退後狄青易服色朝謝奉聖旨令問狄青適在甚位立馬奏云在右廂第十人已副聖情見現光相之位因此致齋建醮願請真武降現取至和二年五月五日起建壇醮道場其日家神堂有一赤蛇長二尺四寸時出堂門蟠躍殿使用盤合收威進上復送還殿當時如雷閃爍其殿鳴響或變黑霧抵聞暴雷一聲其蛇不見

地面迎蟠

東京四聖觀本是國家天元祖氏之宅自太祖策寶郊祀捨為四聖護國建隆觀後因駕赴特祭天蓬天猷黑殺真武時有龜蛇出於畫壁之下地面迎蟠在前其處有一小穴二物皆蟠伏認如土巢因而特賜玉磻石盤入其穴為窠室於地泉口開立玉堰門洞至太宗皇帝及真廟二朝其龜蛇亦曾於玉磻門內出現各應美事康定年中三月二十七日奉駕入四聖觀又觀龜蛇出來迎躍接駕蒙賜香求退來去約半時辰忽帥臣夏竦等申奏已伐趙元昊歸蕃備稱指使狄青之功其龜蛇停伏如審聽之狀帝覽表畢便各回入玉磻穴中不出奉勅再賜恩澤一道添置本殿香火

聖像先鋒

天禧年內西鄙奉使何隨入國進奉象馬金龜為昨來與本朝兩軍未決尅伏間忽有術士誤入營寨貨賣傷筋折骨風藥四向軍寨買藥皆過三日喫藥者三萬餘衆盡皆手足

軟弱倒臥不起又探得帥將岑元宥行營正乏粮草亦有道士貨藥人馬服之三日不饑蕃中播云宋朝多感召

北極真武真君保護今本蕃又詳真武本傳既屬太清金闕真人化身為北極天將行恩

普及天下宋朝得獲恩福本蕃却受殃禍為

蕃中不曾傳得真武聖像并供養法式謹遣

使臣奏請望賜真武聖相一行侍從并供養

格式降付本蕃依稟供養自後通和誓無侵

掠門下看詳國家社稷天神難議盡行傳賜

尋令翰院依家神殿式彩畫立身真武一軸

內不得畫龜蛇并錄應干下降供具法式回

答來使其蕃王李氏不明內少龜蛇此二物

最為真聖之先鋒將謂已獲全寶宣詔供養

一依宋朝體式崇敬不事征伐每三年一次

遣使進奉皆真聖應化之恩也

靈閣真瑞

端明殿學士知陝州充本路兵馬都鈐轄錢延年奉稱本府天慶觀有道士千衆厨供約近一千五百餘人每日收聚真武聖閣靈籤

開殿香錢相兼支用其閣是開寶年中太祖

皇帝為屆潼關詔令使陶珏因獲是觀靈壇

天文下河東未勝承天花遠黃河堤岸夜迎

二十萬馬步軍兵入府從此知真武救駕遂

建報恩護聖之閣近來香火寂寥厨庫荒涼

無人興管諸殿并真武靈閣取問住持道士

劉印真據稱昨自太宗皇帝大駕因取河東

回國為太祖恩賜遺詔御書加贈真武於下

降日特添祭其齋醮令於軍資庫賜給施錢

一百二十貫後至真宗皇帝時為西蕃不寧

沿邊支備急用從此將添賜停倚是致道衆

起離雲遊自然無人到殿抽籤所以堂厨不

給忽數日前有龜蛇出現於真武閣下盤旋

臺座之間時出時入識者云此乃真瑞擬慮

國家有文字到觀延年為闡太祖皇帝留心

重道未及三紀頓成廢棄欲不避降責奏請

興續未嘗表奏忽有御劄到府委長吏勘會

天慶觀見今實跡為昭應宮近有慶誕偶觀

金冠紫服真人告言曰臣陝州天慶觀勾當

主者為見本觀道衆飄乏全乏供給緣陛下

殊不以先朝置立為念幸與早復存濟乃辭

而去可體訪詣實回申延年已先知其事由

具狀保明聞奏奉聖旨先依太祖朝元賜遂

件恩給仍召集本額道衆歸觀焚修并建醮

三晝夜普答真靈及

真武福神慈悲教主廣大恩威

五人現相

益州孫亨甫攻畫水墨真武諸相可謂絕筆

忽有雲遊道士五人來見亨甫云在華山雲

臺觀住聞足下名欲求真武一軸須候我自

帶本來亨甫曰本家畫此功德天下傳名何

用別本道士曰爾畫得第一到了未曾得遇

真本者且留錢在此買絹後月初七日取本

來畫道士從西而去至期五人復來即無卷

軸却云請備筆硯就裏面無人見處看本而

畫亨甫遂入請本下筆却教亨甫背身看之

不覺如火光運轉忽然通明五人各變相於

雲端內有一身紅光籠罩披頭跣足全帶金

甲械臂著昏皂袍手執條鞭騎青鬃白馬面

部純秀眼長眉豎鼻聳耳朝口方頰脣前有

龜蛇後有貂脚卓旗認是真武遊奕真相又一人捧旗一人擎劍皆冠服顏貌麤陋如武士名天罡河魁又一人青衣瑠帶掌事童女一人緋衣巾帶抱籍判官此五人真相既現於虛空忽然不見亨甫記筆紙畫得一軸裝背了畢上有金色圓光自然隱現面相不常亨甫驚惶自以私家難留齋呈州府時知州蘇易簡錄其詞封其畫差指使劉通同亨甫赴京進奉蒙宣公卿看驗委實除已留納為鎮國遇聖名畫充御殿香火家寶外其孫亨甫特賜三班奉職聽從舉注施行

二士化光

京東路青州鎮海軍祖來雖有宮觀未有北極真武殿因節度使張操出海青州乃召內道職論曰北極管注人間壽夭富貴貧賤真武是北極神將逐月下降察人善惡以定罪福凡有祈求無不倚賴而民間不為建殿何也張操發心自為勸緣欲就天慶觀建此二殿首得其疏題注捨錢五百貫次及官員士庶樂然捨施興工塑造不日而成奈青州為

無粧塑之人張操一日焚香對天禱祝願得名手圓備功德不旬日間有二人來攬塑二殿聖像稱是吳人月餘皆已具備張操見眾官等前來瞻仰除聖相部從皆已圓備祇有真武未開光明匠者二人欲各開一目分左右方用筆填出睛瞳祇見威容凜烈喜色異常於兩目開迸出金光一道二士遂於光中隨化不見以顯真武垂慈親降塵凡圓備二殿功德張操率官屬士庶就北極真武二殿延醮設齋報謝上真降臨之恩從此香火興盛後來青州遍行眼疾張操令道職湯鑿先當殿呪水散施洗滌俱瘥張操備述保奏蒙遣使降香建醮及賜嘉應殿為額今立碑記

唐憲寶像

宣州市戶唐忠唐愈唐憲唐愿兄弟同居忠愿充州衙幹當愈攻行醫憲守閑在家自祖父在日相續供養真武一堂父亡兄弟皆疎慢惟唐憲心向香火將妻粧奩典賣添備下降香火紙馬等用豈期兄弟嫌妬稱憲端坐無功全房喫用眾兄弟衣食更以神道為由

破用錢物入己憲云既欲分張任便揀選所有之物唐憲祇願於眾求此祖上侍奉真武一堂受持供養其忠愈愿無心供養樂然允從忠愈愿私營錢物各自富庶惟憲祇留住屋其餘產業盡賣與人開一小雜當舖隨緣遣日偶值雨雪有一貧漢背綰布袋手擎銅銚坐身真武一尊脚踏龜蛇極是工巧要當錢一貫憲請以錢三貫就贖亦便相允其時憑僧用祥作見人謝臻充保劉坦寫約交錢去後貧人却轉告憲留下二貫七百文少時來取憲將功德頓在家堂供養遇下降日再用香水洗淨漸覺色變沉重手擡不起用淨帛揩拭出於明處細視見其貌相微有爍爍圓光晃耀認來却是真金像手約重五十餘兩元賣人又不來取錢不期兄弟三人意生欺妬同狀經州論憲於未分已前藏隱大家金鑄真武五十餘兩分後方始將出供養州府遂勾唐憲齋所隱金像出頭據唐憲供吐元買到貧漢功德及勾到保見人并索元賣文字分明顯是唐忠等妄狀各行科決忠等

因此家業淪落日逐來憲家行兇作鬧與妻
 隔夜拜辭金像明早潛將投納州庫後因監
 司刻刷上供錢帛因見官庫內有金像真武
 一身微發祥光顯屬異寶遂申奏朝廷後降
 指揮仰宣州起發入京進奉奉聖旨取入內
 庭充鎮國寶像仰於本州夏稅頭子錢內支
 五百貫文付唐憲充還金直唐憲因茲大富
 子孫昌盛其唐忠等三人各家飯食不給皆
 先死亡子孫零替盡是憲置宅存養宣州太
 極觀係唐憲一力捨錢建造

朱氏金靴

隰州陸諒嗜酒好殺恣餐鰾其妻朱氏力
 戒不改自將粧奩潛託父母家命工彩畫
 真武一軸請道士錢應方轉經安奉并受持
 下降法式應方曰供養福神第一須是虔誠
 發心不可等閑每月下降日燒獻金錢雲馬
 或有餘力請道誦經第二不得於酒後歸家
 高聲觸瀆第三大忌啗食犬鰾鰾蒜韭等
 物第四憐貧恤老孝育骨肉事涉公私心莫
 欺誦第五語言文字忌諱切在回避始終至

誠勿令慢易一心五事保合吉祥疑惑之間
 求之必應門招龍神衛護家協福祿滋昌如
 或懈慢折人壽祿作事不利子嗣不昌官事
 重擾謹之謹之朱氏敬心受持陸諒不以爲
 意雖不買鰾歸家却在外烹嚼口帶葷穢

朱氏雖遭魔障供養愈恪經十五年陸諒染
 患纏綿一歲生業漸破視其卧牀席上惟見
 一兩堆活物狀如小蛇蟠繞又發腦癰裂開
 臭爛湧出膿血皆長三寸狀如鰾鰾鮮活肉
 段感聚出入相次命終男女未婚嫁朱氏在

家堅心欽崇真武香火略無怠倦雖生計蕭
 條僅存日給忽於本家客堂上露一片花靴
 朱氏將謂街砌靴石不以爲事是夜有光朱
 氏遂取看其石太重與男同扛歸來措拭青
 苔乃是黃金極有紫磨光彩朱氏驚訝不敢
 收藏遂用綿帛包裹來投知州秘監蔣庭堅
 云自夫亡孤孀貧窘不知此金從何而來庭
 堅亦知因供養真武天賜其金當時秤有一
 十四斤朱氏堅意不肯將歸到官司引用遺
 拾寶藏條貫欲均分一半入官尋勾到金銀

匠方用砧鎚打鑿忽現無限小赤蛇并碧龜
 圍繞砧墩又一蛇稍大蟠在金片上良久不
 見及挈其金看時猶有一蛇如絲線隱隱在
 金面內州司詳此應驗理合給還朱氏爲本
 人情願不留一任官司收納知州蔣庭堅通

判田連同狀保明并匣封上件金片進奏赴
 闕因看詳隰州陸諒無明宰殺業報疾患警
 示於人其妻誠心好善真武應化特賜黃金
 其金顯是天賜不雜支用遂送八作坊盡將
 打造真武一堂聖像遣使齎送武當山上清

玉仙觀投金字御書看管每年恩澤度牒一
 道充焚修香火其朱氏特給度牒一道下隰
 州支錢絹各二百貫匹爲酬朱氏所得錢物
 半將板印真武出相戒殺圖儀施上報國恩
 及薦亡夫陸諒其男女婚嫁仍舊開張絲綿
 鋪復獲興盛朱氏年八十九偶一日沐浴易
 新衣口誦真武尊號無疾而終

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之二